

有一個流行的看法，認為追捕被風吹落的帽子是很不愉快的。為什麼會不愉快呢？並不僅為了奔跑，而奔跑使人氣喘。同一個人在運動和比賽中能跑得快多。同一個人追逐毫無意思的小皮球比追逐漂亮的絲帽熱心得多。那是因為覺得追帽子很滑稽而難堪。不錯那很滑稽，但人本來就是滑稽的動物，人做的事大多滑稽可笑，例如吃飯。而最最滑稽的事也正是最值得做的，就如戀愛。追帽子還不如追妻子一半可笑。

既然追帽子是正當的事，人就可以用最丈夫氣慨的熱忱，懷著無上的歡樂去追。他可以

同樣的原則可以應用到其他日常煩惱事上。想把蒼蠅從牛奶中弄出來或想打開一個太緊罐蓋的人常以為他是光火了，請他想想那坐在黑暗池邊耐心的釣魚人吧！抽屜弄不開時，也不用大聲喊。我有個朋友特別受這苦。他的抽屜每天都會卡住，總有另一個聲音和它押起韻來。我告訴他這種受屈的意識是主觀而相對的；完全在於假設抽屜能，應當也會輕易的跑出來。「但假如你想像你是跟一個強大的敵人較力，戰鬥就會更刺激而不惱人了。想像你正用繩子把掉在阿爾卑斯山冰雪裂縫中的一個人吊上來。想像你回到童年，正在玩英法拔河遊戲

論 追 帽

—陳亦宗譯—改 作

假想他是獵人，正追捕野獸——沒有什麼野獸比帽子更野了。事實上，我越來越相信刮風時獵帽會成為上等階層人士的運動。刮風的日子，紳士淑女聚在高崗。宣佈專吃這行飯的人已在如此如此的叢林中發動一頂帽子，或者換個術語。請注意，這與人道完全相符，獵人不會抱愧於傷害。一點都不！他們會覺得自己正以歡樂，簡直是狂熱的歡樂加於參觀的人。上次在公園看到一位老先生追他的帽子，我就對他說，他這樣仁慈的心腸，若想到片刻之中他每一姿態給周圍的人羣何等大的喜樂，一定會充滿平安愉快。

。」說過後我就走了。但我毫不懷疑我的話可生出最大的成果。我信他一生中會每天拉抽屜把手，漲紅了臉，眼睛露出戰鬥的光采，嘴裏對自己喊加油，並彷彿聽到四圍喝采聲。

所以懷著詩意去擠公共汽車也未見得是幻想或不可思議。除了費力以外，似乎沒什麼不好。一個人擠上車或從車上擠下來，全車人都可為他鼓掌，他也可得意於完成如此一樁事。而正如我所說，費力不過是一個觀點。正確的說，費力是活動身體，而錯誤的觀念却把活動身體當作太費力了。